

澹園禰著

王瑚署簽

甲子孟夏

澹園雜著

桐城馬其昶題

澹園雜箸敘

吾甬說部之書。王濬寧困學紀聞。黃澤山東發日鈔。最有聲于後世。而開其先者。袁質甫之難牖閒評也。閒評八卷。薤沈亏永樂大典中。不題撰人。四庫全書館開。攷校絜齋集。始知爲袁正獻公之父。今鎮海虞自勳自畏二君。刻其先憲澹初先生雜箸。大畧八卷。其數既同。其品學又今管如一。管正獻僣其父。幼喜讀書。不汲汲于科名。而唯務勤學。有雜箸一編。名曰難牖閒評。今讀其書。亏群經皆有所攷訂。辨析同異。多發弄儒之未發。而文字之學。尤能剖析偏旁。點畫翻切訓詁。亏豪釐疑似之閒。紀錄家世舊聞。及同胄言行故實。夾有裨史學。故李文簡續通鑑長編攷異。稱引其文。而澹園雜箸卷一至卷四。攷訂詩書禮及四書。辨析同異。卷五由說文博論字形聲誼。卷六

至八。隨筆紀錄。講學之餘。兼及昔事。皆足爲國史邑誌所取資。抑何其與閒評之書。異符而同契也。蓋澹初先生。一試南宮。卽隱居澹園。講學箸書。敦品勵行。不汲汲于科名。故所昇至此。家傳學統。大復如正獻正肅。吾甬說部之書。固不唯溪寧澤山。稱美于後世矣。自畏君屬敘于漢章。旣辭不獲。已輒擬諸其形容如右。甲子歲夏五。象山陳漢章。

本傳

清史儒林列傳 清史館纂修馬其昶撰

虞景璜字澹初。浙江鎮海人。光緒八年舉於鄉。一試禮部。不第歸。遂絕意進取。罔然有望於古之作者。名其居曰澹園。讀書著文以終其身。其論學以經爲歸。經學以禮爲本。謂孔子論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極之柔遠人懷諸侯。而必推本於修身。曰非禮不動。其三百三千載於禮經者。無論矣。若易象春秋。韓宣稱爲周禮。詩爲樂歌。禮樂必相爲用。而讀之實足爲事父事君之助。則所謂經者。無非言禮之書也。踐之爲理學。發之爲經濟。藉以明其道爲詞章。一以貫之矣。若學不宗經。則是數者舉無所附。嫉世之治經者。纖悉苛細。競立異同。以名於世。而經學壞。經學壞而人心風俗胥受其疵。居恆諄諄教誡。徒友弗越此旨。匪惟言之。又必實之於躬。孤行特立不苟。隨俗尙同里黃。

以周禮經大師也。年差長。景璜事之師友。之閒。後生有倣其行者。人輒目之曰黃虞禮法。卒年三十二。著三古異同錄。傳經興廢攷石經興廢攷澹園雜著詩文集。

澹園雜著目錄

卷一 讀詩瑣言

卷二 澹園讀書畢記

卷三 澹園學禮畢記

卷四 四書瑣言

卷五 說文瑣言

卷六 睡餘錄

卷七 澹園隨筆

卷八 野錄

謹案 先父著書澹園文集刻于清宣統三年澹園詩集刻于民國四年虞氏先賢傳則已于清光緒十四年印行矣今復將前列

八種彙爲一書。名曰澹園雜著。印行之。其餘各書。如三古異同錄。傳經興廢攷。石經興廢攷。孝友錄。古文通論等。俟後續印焉。民國十三年夏五月。男和欽和寅謹述。

澹園雜著目錄終



讀詩瑣言

澹園雜著之一

鎮海虞景璜著

男和寅校

錢大昕養新錄。孟子說北山之詩。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卽小序也。唯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誤矣。愚案小序。雖閒與古合。其所失亦頗多。不得舉一以賅百也。緇衣云。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卽都人士小序文。據此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小序所本。安知非卽孟子此言乎。亦安見孟子所引之。必出於小序乎。或據史記孟子列傳。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以小序爲孟子所作。咸邱蒙引詩普天之下四句。呂覽竟謂舜登極後所自作。附會得可笑。

澹園雜著 卷一 讀詩瑣言 一
關雎爲正風之始。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刺。宜宋沈朗之別撰堯舜二

篇以冠之也。

南山四章。小序謂刺襄公。集傳謂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余以詩辭攷之。首章重在齊襄。二章重在文姜。三四章重在魯桓。然刺文姜魯桓處。正所以刺齊襄處。此詩人之深心哉。

今小傳郢說。載襄公贈文姜詩云。桃有華。粲粲其霜。當戶不折。飄而爲苴。吁嗟兮復吁嗟。文姜答云。桃有英。粲粲其靈。今茲不折。豈無來春。叮嚀兮復叮嚀。南山詩。曷又懷止。所謂吁嗟復吁嗟。曷又從止。所謂叮嚀復叮嚀也。

載駢薄薄。小序刺襄公。集傳刺文姜。當從集傳。嚴氏粲引碩人詩。翟茀以朝。謂婦人之車。亦言四句。當是並言文姜。齊詩言文姜詩。刺齊襄者。止南山一篇。其末二章。仍歸到魯桓身上。至敝笱猗嗟。直刺魯

莊之不能防閑其母。更不斥言齊襄。此章當亦如此。

讀葛屨汾沮洳。而知儉不中禮之不足爲國。讀碩鼠。而知過於儉者之必出于貪。不流重斂而不止。此編詩次第也。漢章帝時。朱暉諫煮鹽。引王制曰。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意正與沮洳采莫同。

詩有每章掇換一二字。意味各別。且一章深一章。如牆有茨首章。言之醜也。醜字當作衆字解。則次章言長。末章點出辱字。爲一篇歸束。方有層次。朱子作醜惡解。非。陟岵詩次章。猶來無棄。呂氏祖謙曰。母尙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如此。則末章直言無爰。前婉後激。各入情理。朱子作棄尸解。亦非。

朱子注伐檀章。謂詩人美賢者厲志。非其力不食。斥序言謂未得詩

旨。至孟子集註。則又從小序無功受祿之言。案集傳作於淳熙四年。集註作於淳熙十六年。當以後論爲定。猶註柏舟爲婦人不得於其夫。至孟子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註。仍用序說。作仁人不遇解。亦當以後爲定也。

碩鼠傳。民困於貪殘之政。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語稍滯。言碩鼠正。以此在位者之貪殘。民不堪命。而欲去之。非託言也。而字下亦疑脫一欲字。逝將去汝者。欲去而未去之辭。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有不忍遽絕之義。得所句。亦不可拈實。

嚴氏詩緝。揚水詩。正發潘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可謂切至。似較朱子民爲之隱欲成其事說。爲近於理。蓋云何不樂。云何其憂。就國人從沃言。正反刺昭公之不知憂也。我詩人自我。我聞有命。不敢以

告人者。見黨謀已成。有炙手可熱之執。見昭公之微弱。甚言以激其悟也。

詩人託興同意。揚之水三。一見于王風。怨平王之懦弱也。一見于鄭風。閔忽之無臣也。一見于唐風。喻昭公之微弱也。有杕之杜三。唐風首篇。傷己之無兄弟也。次篇傷己之寡弱也。一見於小雅。傷征夫在外而未歸也。

無衣。必非美武公作。玩其詩意輕薄。顯見要君之罪。朱子謂詩人著其事而隱刺之者。是已。

邠風。用夏正。無周正。以公劉在夏時故也。而曰爲改歲一語。遂人多疑爲周正。第首章何以卒歲。明屬建丑之月而言。此處忽以十月爲卒。斷無此理。改歲云者。蓋農桑爲一歲之事。歲事畢。而可改而爲他

也。如下文索綯藥屋事是已。

狼跋其胡。宋儒皆以狼比周公。殊屬不倫。程子性貪一語。更比得太切貼。蜀人楊民望云。狼遇人。先旋繞于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意蓋以狼之跋蹇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此言得之。

兄弟急難。急難二字。與下禦侮對。言惟兄弟能急其難也。孔穎達謂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增字釋經。失其旨矣。

爲龍爲光。集傳。龍。寵也。左氏傳

昭十年

寵光之不宣。則直以龍爲寵矣。

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毛曰。六月上四章說王自親征。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蓋惑于上二章有王于出征之語。第五章始提出文武吉甫故耳。王于出征。謂

奉王命以行。若解作宣王于是出征。不知下所謂以佐天子者。天子又指何人也。

車攻八章。首三章泛言其車馬之盛。至第四章駕彼四牡一提。始補出會朝諸侯。所謂插敘法也。下二章即接寫行狩。直截了當。却寫得有儀容。有聲勢。蕭蕭二章收束一篇。盛得水住。太史公敘事。最得此法。若羽獵長楊等賦。便費却許多氣力。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匪人。謂匪若人也。祖于子孫。固非若秦越之視肥瘠也。其在天精爽。庶其保佑我乎。何竟忍使予遭亂離而無所適歸也。集傳。謂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豈非人乎四字。不情。近鄧儒徐同叔時棟知其非。爲正之曰。是詩則以神人異途。人

可爲者。既無如何。斯不能無望于先祖之非人也。語亦晦拙。

焦氏筆乘。古人下皆音虎。服皆音迫。降皆音攻。英皆音央。風皆讀分。憂皆讀嘔。隨園詩話。好之爲吼。雄之爲形。南之爲能。儀之爲何。宅之爲託。澤之爲鐸。皆玩其上下文及他篇之相同者而自見。風字。毛詩中凡六見。皆在侵韻。他可類推。朱子不解此義。乃以後代詩韻。強押三百篇。悞矣。至於委蛇二字。有十二變。離字有十五義。敦字有十二音。徐應秋談薈。言之甚詳。隨園又云。庚字。古音同岡。故字。法康從庚。漢以前無讀羹者。慶字。古音同羌。漢以前無讀磬者。令字。古音同連。轉去聲作戀。漢以前無讀靈者。

御覽引韓詩內傳。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又外傳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涖國五十一年而終。

冷倫黃帝時樂師故後人相傳呼樂官爲冷官今寫作伶誤矣伶弄
 也又使也冷樂工也左傳冷人也一言與冷州鳩可證詩簡兮序誤
 冷爲伶後遂踵其弊左傳正義冷氏世掌樂官而善故後世名樂官
 爲伶官正義既知冷字从水復牽於相沿之誤遷就其說而不知其
 不通也袁質甫文云以冷爲伶其誤已久而左氏傳云冷人也乃是
 其註又云樂官依字作伶其誤抑又甚焉又王介甫解伶字云伶非
 能自樂也非能與衆樂樂也爲人所令而已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幽七月詩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直至
 末方才點出蟋蟀二字可悟倒插之法每讀古樂府之魚戲魚戲蓮
葉東魚

戲蓮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北晉孫楚之茱萸陸羽茶經孫楚歌茱萸出河東美樹顛
鯉魚出洛水泉白鹽出河東美樹顛

出魯淵薑桂茶蘇出溝渠精稗出中田唐杜工部之杜鵑西川有杜鵑
東川無杜鵑